

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献身的施洋烈士

武 铁 博

武昌洪山的南麓，有一座灰白色的石墓，周围松柏环抱，四季常青，显得格外肃穆。这里，就是在著名的“二七”罢工中英勇牺牲的共产党员施洋烈士安息的地方。墓前耸立着高大的纪念碑和烈士塑象，塑象基座上镌刻着董必武同志的亲笔题词：“二七工仇血史留，吴肖遗臭万千秋；律师应仗人间义，身殉名存烈士俦”。施洋同志为中国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革命精神，不断鼓舞着人们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道路上奋勇前进。

积极参加五四运动

施洋同志，字伯高，一八八九年六月十三日生于湖北省竹山县阳嘉河的桂树村。一九一七年，他从湖北法政专门学校毕业后，开始了律师生活，担任武汉律师公会副会长。当时的中国正处在社会大变动的前夜。辛亥革命失败了，国家的情况一天比一天坏，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残暴统治迫使人们活不下去，“山雨欲来风满楼”，新的革命风暴正在酝酿着。施洋同志和许多爱国青年一样，胸中积聚着仇恨帝国主义和军阀统治的怒火，向往着祖国光明的未来。

一九一九年，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爆发了，革命浪潮席卷全国。五月十一日，武汉十五所学校的学生代表集会，成立武汉学生联合会，通电声援北京学生的爱国斗争。十八日，数千名学生举行示威游行。六月一日，各校学生实行总罢课，走上街头，宣传群众，痛斥北洋军阀政府的卖国罪行。这时，帝国主义的走狗，湖北督军王占元竟出动大批军警，实行血腥镇压，当场打死打伤学生多人。施洋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了。惨案发生后，他马上赶往现场，奔走援助。接着，在武汉各界群众追悼死难学生大会上，他愤怒声讨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的血腥暴行。会后，又连夜草拟宣言、传单，揭露军阀王占元镇压学生运动的罪行，呼吁全省各界一致声援和参加反帝爱国运动。不久，武汉市各界联合大会胜利召开了，施洋同志被推选为赴京请愿代表团团长，此后，他就积极奔走于京、津、沪、汉之间，投身到爱国救亡运动中去。一九一九年冬，各省代表齐集上海，成立了全国各界联合会，施洋同志被推选为评议部部长，留上海工作。

五四运动的高潮过去了，但是斗争仍在继续。一九二〇年春，施洋同志从上海回到武汉，开始与恽代英同志组织的革命团体“利群书社”发生联系；秋天，又加入了武汉共

产主义小组领导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。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革命真理，使施洋同志的思想发生了新的飞跃，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救中国；他深有体会地说：无政府主义“在思想上是很高明的。然而在事实上没有着手的办法，若要有具体的切实可行的办法，只有马克思的科学的社会主义——即共产主义，苏俄的成功是我们最好的榜样。”

一九二一年二月，施洋同志参与创办武汉《星期评论》，以尖锐泼辣的激扬文字抨击旧制度的黑暗腐朽，宣传改造社会的先进思想。这年六月，军阀王占元在武昌纵兵烧杀抢掠，激起湖北人民的强烈反抗。施洋同志挺身而出，通电全国，联络全省各界，发动驱王自治运动。八月，王占元倒台了，但接踵而来的是军阀吴佩孚的爪牙肖耀南，湖北仍然处在帝国主义及其走狗北洋军阀的残暴统治下。在党的教育下，逐渐成长起来的施洋同志，又以新的战斗姿态迎接更加艰巨的斗争。

到工人群众中去

五四运动的历史经验证明：“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，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这支军队，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，是做不到的。”“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，则将一事无成。”施洋同志在党的教育下，结合斗争实践学习马克思主义，逐渐懂得了这个真理。他决心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。一九二一年九月，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刚刚成立，施洋同志就加入工作，积极投身于党所领导的工人运动。

为了工作便利，施洋同志把他的律师事务所由武昌抚院街迁到汉口法租界。汉口租界区有六千多人力车工人，他们受外国领事、巡捕和车行老板、封建把头的层层压榨，被踩在社会的最底层。施洋同志的工作就从这里做起。

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一日，车行老板勾结租界当局，把车租由原来的八百文增加到一千文，遭到工人的激烈反抗。第二天，根据党的指示，施洋同志与工人代表秘密会议，决定立即组织“汉口人力车夫同业工会”，发动罢工，向车行老板提出三项要求：1、取消加租议案；2、准车夫成立工会；3、将车租减为六百文。施洋同志还亲自起草《罢工宣言》、《告各界父老兄弟姊妹书》，揭露资本家压迫工人的罪行，争取社会各界的同情和支持。罢工开始以后施洋同志更是日夜奔忙于工人住区，进行宣传鼓动。他向工人们说：“压迫我们的车行主我们不给他们以打击创痛，他们是不知我们的利害的，他们决不会让步。我们若不坚持下去，这次失败以后就更受他们的欺压，而且租价一加，我们简直不能生活了！诸位！大家齐心努力，坚持到底，我们必须能得最后的胜利！”十月七日，六千多人力车工人，在租界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。法租界当局慌忙下令戒严，并出动军警进行弹压。工人们奋不顾身，冲锋前进，捣毁了车行老板的住宅和汽车，包围了法巡捕房和领事馆，愤怒的吼声震撼整个租界。法国领事和车行老板不得不答应工人提出的条件，罢工获得了完全胜利。武汉第一个工会组织——人力车夫工会正式成立了，施洋同志被聘请为法律顾问。

一九二二年，在党的领导下，全国兴起了第一次工人运动的高潮。在武汉，工会组织蓬勃发展，工人罢工风起云涌，施洋同志的工作更繁忙了。他先后被聘请为江岸京汉

铁路工人俱乐部、武昌徐家棚粤汉铁路工人俱乐部和汉阳钢铁厂、武昌造纸厂、汉口水电公司、丹水池油厂等工人俱乐部，以及湖北全省工团联合会的法律顾问。他积极参加了毛主席亲自领导的粤汉铁路工人大罢工，组织与领导了汉阳钢铁厂、汉口英美烟厂等厂的工人罢工，都取得了胜利。

施洋同志经常到工人夜校，给工人们读报、讲课，宣传“团结起来，组织起来”的革命道理。同时，也努力向工人学习，改造世界观，他的心和工人群众的心贴得更紧了。施洋同志利用律师的合法身分，积极从事工人运动，坚决维护无产阶级的利益，工人们都亲切地称呼他为“劳工律师”。

一九二二年夏天，施洋同志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，成为无产阶级的先锋战士，他决心把自己的一切，献给无产阶级的解放事业。

“斗争，斗争，再斗争！”

在伟大领袖毛主席领导的安源罢工等一系列工人罢工胜利的鼓舞下，党决定在京汉铁路成立一个统一的工会组织——京汉铁路总工会。施洋同志和其他同志一起积极进行筹备工作。他对总工会的宣传组织工作提出了很多建议，并参与拟定了组织大纲、章程草案、办事细则、宣言和通电。党派他担任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法律顾问。

一月底，施洋同志和江岸分会的委员长林祥谦同志等一起去郑州，出席京汉铁路总工会的成立大会。二月一日清晨，郑州全城戒严，反动军警荷枪实弹，沿街布防，不准开会。面对军阀吴佩孚的阻挠和破坏，林祥谦同志怒斥道：“工人联合起来，成立工会，闹革命，还得给吴佩孚留点面子吗？怕什么敌人说我们是‘过激分子’，我们不屑于隐瞒自己的观点，我们工人联合起来，就是要打倒军阀，打倒帝国主义，争取解放。”代表们不畏强暴，冲破封锁线，闯进会场，宣布京汉铁路总工会正式成立。施洋同志怀着愤怒的心情，在大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，揭露吴佩孚摧残工会的野蛮暴行，振臂高呼：“京汉铁路总工会万岁！”“无产阶级胜利万岁！”

当晚，武汉方面代表即乘车南下。施洋同志意识到这是一场空前严重的斗争，必须尽快的把工人们动员起来，做好准备。火车每到大站，他都利用停车的时间，向欢迎的人群发表演说，号召工人们团结起来，“为自由而战！”“为人权而战！”他说：“工友们，我们要认清楚，压迫我们的，剥夺我们自由的，解散我们工会的，侮辱我们人格的，是祸国殃民的万恶军阀。”“我们向封建军阀要自由，要民主权利，象同老虎商量着扒它的皮一样，他是不会答应的，唯一的争取办法，就是斗争，斗争，再斗争！”

二月四日，京汉全路总同盟大罢工开始了。施洋同志每天晚上，都到江岸总工会会所，积极从事宣传鼓动工作。他联系各报纸，编出总罢工的“号外”，争取各界同情，壮大罢工声势。他还和同志们分头出去，动员各工会、学校和社会团体到江岸慰问罢工工人，声援罢工斗争。六日，武汉各工团慰问队和工人群众一万多人，在江岸举行慰问大会。林祥谦、施洋同志先后发表演说，表示一定要“坚持斗争，不胜利，决不上工。”会后，工人们在租界举行了强大的示威游行。

就在这时，麇集在英国领事馆的外国领事和大亨们，正在与吴佩孚、肖耀南的代表

密谋策划，一场对罢工工人的血腥大屠杀就要开始了。当敌人要对施洋同志下毒手的风声传出后，有人劝他躲避一下，施洋同志坚定地回答说：“作为一个革命者如果不和反动统治阶级面对面打几个回合，反动统治是不会垮台的，革命事业也不会成功。斗争总是要流血的，这没有什么可怕。不过，这些人为什么要流血？要一代一代地讲下去，让下一代都能继承烈士遗志，争取革命最后的胜利。”他早已将生死置之度外，决心坚守革命岗位，同工人群众一起，战斗到底。

“杀了施洋，还有千百万个施洋”

二月七日下午五时，肖耀南派他的参谋长张厚生，率领两营全副武装的匪兵，包围了江岸总工会会所和工人住区，进行了血腥的大屠杀，工人死三十多人，伤二百多人。林祥谦同志就绑缚车站电线杆上，宁死不屈，壮烈牺牲。

当天晚上，二十多个便衣警察、侦探，象群恶狼一样，闯进施洋同志的住所。一个肥头大耳、拿着手枪的家伙，挥着手说：“敝厅长，请先生有几句话谈。”施洋同志冷笑着说：“贵厅长是谁？我们无亲无故，倒请起我来，怪事！”那人把眼一瞪，恶狠狠地说：“敝厅长就是汉口警察厅长，奉督军命令请的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不要多说，赶快跟我一路走！”施洋同志早已明白这是怎么回事，他毫不畏惧地站起来，把手中的报纸一丢，大声吼道：“要走就走，不用伺候！”

施洋同志被押解到武昌湖北陆军审判处看守所，关进有字第一号牢房，钉上沉重的脚镣手铐。在狱中，他继续坚持斗争，以惊人的毅力写下了数千字的《狱中日记》，详细地记载着被捕的经过、狱中生活和反动监狱制度的黑暗。

在法庭上，施洋同志与敌人进行着针锋相对的斗争。当敌人问他为什么参加各界联合会，为什么参加爱国运动，为什么替工会或工人撰写诉状时，施洋同志大义凛然地回答：“我为国民一分子，爱国是国民天职，为什么不应参加呢？”“救国运动为非常行为，农工商学各界，既先后参加运动，律师又为什么不可参加呢？”“对于受苦工人或工会与人有诉讼或非讼事件来委托者，我不过在法律范围之内，本法律应有之职权，代拟诉状或书状而已，有何犯罪之可言！”施洋同志义正词严的答辞，把敌人驳得张口结舌，丑态百出，狼狽不堪。

施洋同志被捕以后，党组织曾多方营救，武汉各界极力声援，社会舆论强烈谴责军阀的残暴无理。但是，万恶的军阀吴佩孚竟于十四日电令其爪牙湖北督军肖耀南，将施洋同志秘密杀害。

二月十五日晨七时，施洋同志在刑场上，同敌人进行了最后的斗争。敌人假惺惺地问他：“要不要写家信？有没有遗囑？”施洋同志愤怒回答说：“中国就是我的家，我有什么信可写！我只希望中国的劳动者早点起来，把军阀、官僚、资本家和你们这帮替他们做走狗的人，一起都食肉寝皮！”“你们杀了施洋，还有千百万个施洋！”最后高呼：“劳工万岁！”慷慨就义。

施洋同志在党的教育下，坚定地走知识分子与工农相结合的革命道路，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英勇献身的光辉形象和彻底革命精神，永远活在我们心中。